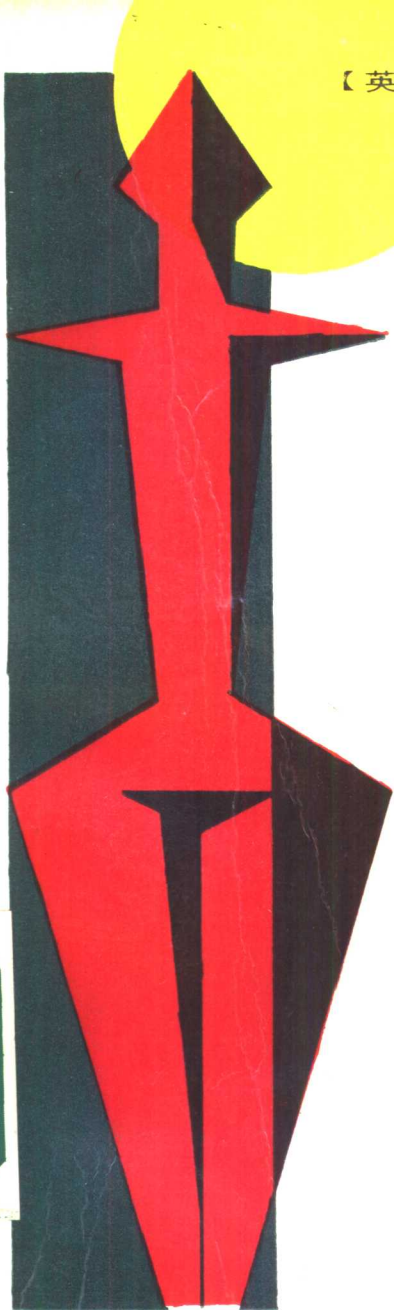


【英】爱德蒙·克里斯宾 著

瑞环 凤春 译

布伦达 小姐疑踪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布伦达小姐疑踪

〔英〕爱德蒙·克里斯宾 著

瑞环 凤春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布伦达小姐疑踪

【英】爱德蒙·克里斯宾 著

BULUNDAXIAOJIEYIZONG

瑞环 凤春 译

责任编辑：王 我

封面设计：何 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2插图 163,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统一书号：10389·118 定价：1.60元

校长叹息一声。他知道，这种多愁善感的叹息，有失男子汉气度，但他此刻实在不能抑制自己。为了掩饰，他埋怨起天气来：

“热死人了……，”他说着话，一只手无力地朝窗户挥了挥。这时正是十点钟，窗户外面，一大块草坪散发着烤人的热气。“又是个热天！”

这本来是句遁词，但却使人以为天气真的热得同火烤一般。就连这个一向通风凉爽的书房也失去了往日的舒适感。窗帘的一半拉了下来，为的是不让阳光直射室内的陈设。空气沉闷得简直使人喘不过气来。校长正在心不在焉地应付一个来访者，那人一点也不在意校长的态度。

“对不起，打扰您了。”她爽快地说，“我知道您一定在忙于演讲日※的准备工作。可遗憾的是在这件事情上，

※ 原文标题为《洛夫在血泊中》。译者译时改用此名。原文每章都有一小标题，但有的不太确切，改译时均将其略去。作者爱德蒙·克里斯宾生于一九二一年。曾先后受教于太勒商校、圣约翰学院和牛津大学，专攻现代语。毕业后，从事过短时间的教学工作，以后便成了专业作家和作曲家，发表过许多作品。一九七八年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得文郡去世。

※ 演讲日：英国学校里一年一度的庆祝年会，要请老校友、学生家长参加，会上将发表演说，分发奖状。

我没有别的办法。家长们执意要求调查清楚。”

校长郁闷地点点头。他身材瘦小，年纪约五十岁，脸刮得干干净净，有一条好打听情况的尖鼻子，一头稀疏的黑发。一副优柔寡断、糊里糊涂的神态，给人难以信任的感觉。

“又是那些家长们，”他说，“动不动就这么大惊小怪，多少时间都用在给他们压惊上面了……”

“不过，这次，”来访者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似乎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校长从桌子另一头不高兴地看着她。他总觉得帕里小姐有点管事太宽。他似乎看见她把所有那些勇敢、正直、精明、能干的中年妇女——她们都是英国上层社会特别善良的人——都团结在她周围，正在组织慈善义卖、访贫问苦、培训女仆、栽培花木。可是，命运奇怪地没有使她从这些事业中找到生活的出路，她终日为周围这些事情所缠绕。她那凯斯楚温福德女中校长的职位更使她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校长装起烟斗来。

“是吗？”他不以为然地说。

“有这种迹象，斯坦福德先生，现在需要的是把情况搞清楚。”

“噢，”校长把烟斗上多余的烟末捏走，又点了点头。他开始认真起来，“你允许我在这儿抽烟吗？”他问。

“我自己也要抽的。”帕里小姐爽快地说。她谢绝了校长递过来的烟盒，然后，从自己的提包里拿出一盒烟来，“我喜欢抽美国的。”她解释道：“美国香烟含化学物质少些。”

校长划着了火柴，为她点了烟。“你最好把情况从头讲给我听听。”他提议。

帕里小姐吐出长长的一团烟雾，好象某种有害物质进了口腔，需要尽快使劲地排出来似的。

“闲言少叙，”她说：“话得从排练节目说起。”

听帕里这样一说，校长倒显得高兴了些。因为，几年来，每逢演讲日到来之前，凯斯楚温福德女中总要和凯斯楚温福德中学一起排练节目。可是每每都要生出许多是非来。如果加强防范可能会减轻些。造成这些是非的原因，主要是排练中加进了一些亲吻搂抱的情节——对于这样的情节，我们加强了检查和纠正措施，使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校长这时来了精神，他说：

“那么说这个姑娘也参加表演喽？今年这些事我没怎么过问，是《亨利五世》对吗？”

“是的，选这个剧的时候，我们那儿的女学生嫌女角太少，都非常不满意。”

“男学生也会为此大扫其兴的。”

帕里小姐认真而开心地笑了，似乎是说，这种话，作为笑话在交际场合说说还是可以的，但在正式场合你可不能说。

“所有的人都不高兴，”她说，“唯独这个姑娘被指定演凯瑟琳这个角色，她叫布伦达·博伊斯。”

校长皱着眉头，划着了第二根火柴，放到烟斗上。“布伦达？她家是当地人吗？两年前，这里曾有一个小伙子，也叫这个名字。在我印象中，那可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咧。”

“那大概是她的一个哥哥吧。”帕里小姐说，“可以说，他们全家人都够世故的。她父亲能说会道，还办过鸡尾酒会呢。”

“我想起他们来了。”校长把燃剩的火柴杆，小心翼翼地放到外表饰有大象图案的烟灰缸里。“我想，他们都很惹人喜欢……不过，那同眼前的事是没有关系的。”

“在某种意义上，父母对孩子们是有影响的。”帕里小姐往椅背上一靠，双腿生硬地交叉到一起。“就是说，父母亲的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了解这些问题的线索。从布伦达的家庭教养，你可以想象出，她会是一个相当放荡的小姑娘——再说，她今年十六岁，这个学期末就要离校了——加之非常漂亮。所以，她可能为——嗯——年轻人的情欲所动。”

说到这儿，帕里小姐十分严肃地盯着主人。“说你的，”校长说。他看出来，帕里小姐并不需要他说什么鼓励的话，她不过只是想停下来喘喘气罢了。

“如你所知，”帕里小姐接着又说，“昨天晚上，在这儿的大厅里，布伦达参加排练《亨利五世》，一直到十点半才练完回家，据她父母亲说，她当时的情绪特别反常。”

“你说准确点，她怎么反常啦？”

“躲躲闪闪，紧张易怒，噢，还有些恐惧的样子。”

隔壁屋子里，不时地传出校长的秘书打字的声音。苍蝇在撞击着窗玻璃，发出一阵阵嗡嗡的叫声。除此之外，房间里再无别的动静。

“当然啦，”沉默了一阵之后，帕里小姐说，“她父母

问她怎么啦，可——简单地说——她根本不解释，今天早晨，我又问她，她也是这个样子。”

“她父母给你打电话了吗？”

“打过了。听得出来他们很焦急，而且，斯坦福德博士，我也很不放心。不管怎样，她父母总不是那种无事瞎起哄的人啊，”

“那姑娘本人对你说些什么呢？”

“她就说，她父母在做各种猜测，自己没什么好解释的。但我看得出来，她的神情仍很不自然，而且，我可以肯定她是在撒谎，不然的话，我就不来麻烦您了。”

校长一边迅速地思考，一边仔细地察看着房间里的一件件熟悉的摆设：地上是深兰色的欧布桑产地毯，墙上挂着康斯塔伯和康利特的作品的复制品。在他坐着的两旁，有一对皮面扶手椅，和一张平面书桌。他若有所思地说：

“嗯，我明白为什么这件事与孩子的教养有关系了。就是说：即使有人——啊——对这位姑娘做过无礼举动的话——”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帕里小姐替他把话讲完。

“那根本不会使她不安，没准，事实恰恰相反。”

“的确是这样。”校长似乎在考虑女性早熟的理论根据。“那么，”他立刻又说，“你是说问题还这么严重，对吗？”

帕里小姐同意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的。”

校长向她投去了领悟的眼光。以前，他们谈及过两性问题，但措辞大多笼统而夸张，现在，似乎可以直接了当地谈

啦。

“会不会是诱奸呢？”他不肯定地咕哝了一句。

帕里小姐大胆地迸出这么一句：“我这样考虑过。”她承认——又不耐烦地打了个手势，向前探了探身子。“但我要宣布这是不可能的！要我坦率地讲讲吗？”

“当然欢迎啦！”校长献殷勤般地说。

帕里小姐笑了——这笑声不高却有点神经质，和他习惯的那种爽朗的笑声那么不和谐，使他感到意外。他突然意识到，他讨厌谈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她假装正经或者是思想保守，而是因为，他们这种讨论的本身实际上是在贬低某种她认为是正派的，然而却尚未被人承认的思想。他对她又喜欢又尊重。他也冲她笑了。

“有两种可能性，”她说，“一种是强奸，这是她出于没办法。另一种是诱奸，这使她后来非常悔恨。”

帕里小姐一副犹豫不决的神态，“我知道用这样的措辞来谈论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实在太不合适了。但这种事又回避不了……。如果真是强奸，我想象那一定是男学生们干的……”

“我不反对你的意见，”校长说，“不过就我所知，学校里没见哪个男学生有这种迹象呢。”

“说到诱奸嘛……好吧，一方面，布伦达是个有知识的孩子，能检点自己，另一方面……”

“是吗？”

“另一方面，我今天上午直接了当地问她是否是这么回事，这使她立刻现出惊愕的神态，而且，这种神态绝对不是

装出来的。”

“听你这样一说，我的心里踏实些了。”他从胸兜里掏出手帕，在前额上随便擦了几下。“可要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东西使她不安呢？她又为什么如此躲躲闪闪呢？真让人费解。”

帕里小姐耸耸肩。“我也不清楚，依我看，不可能是两性关系问题，尽管有许多费解的地方，可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实这点。”

“那我还能怎样帮助你呢？”

“我需要尽可能地证实一下，在排练间歇或之后这里什么不愉快的事都没发生过，那样，我就算尽职了。”

“我明白了。好吧，那太容易了，我跟马西森谈谈就知道了，他是这个剧的导演，……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去，我相信他这时正在上课，所以，很容易找到他。”

“用不着这么急。”帕里小姐站起身，掐熄了烟头，“这件事很可能是一场虚惊。你以后可以给我打电话……”

“一定！”校长站起来，他指着门旁一个青龙木桌子上放着的阿佛罗狄蒂雕像说：“但愿这不是男女间感情上的事，当我们排练节目出问题，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原因，事情一般都好办。”

到这时候，校长突然想起应该挽留客人用餐，“你吃完午饭走，不好吗？”

“不啦，谢谢！下午放学，我必须返回学校去。”

“真遗憾！但你明天参加庆祝活动不？”

“当然得参加啦！谁主持发奖？”

“应该是洛德·瓦什贝敦。”校长说，“可是他病了。所以，我只得又找了一个——牛津大学英语教授，我的一个同事，他这个人很风趣——实际上，我怕他太风趣了呢，我肯定这是个非常可信赖的人。”

“既然如此，我一定前来参加演讲会。你知道，我通常总是回避这些事的。”

“我要是也能回避就好了。”校长说，“不仅是这种事。可是，一般地说……哎呀呀！我想就这些麻烦的会议也可以证明我一年当中有多忙啊！”

他送走了帕里小姐。又重新研究起桌子上放着的那些信件来。其中有一封布朗杜雷夫人的信，她似乎对亨利学校的成绩单有许多意见——这件事校长一点也不知道。两周内，计划召开一次校长办公会议。有人希望给《大英帝国的未来》这篇作文赠一年一度的最佳作品奖。……校长鼻子哼哼着。奖品已经够多的了。学生们把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争奖品上了。老师又得花大部分时间去批改作业。不幸的是，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很有点名气，惹不起。唯一的办法就是劝他读一读这篇文章，自己来发这份奖。

校长又迅速地把其余信件浏览了一下，然后推到一边，那位放荡的姑娘，布伦达的问题又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既然这件事需要处理，那现在就应该着手了。他走到深绿色的文件档案柜跟前，查看了一下里边的东西。从一张课程表上得知马西森现在正在给初中五班上英语课。校长拿起上衣和帽子，夹在腋下，直奔大门走去。

二

“因为我已经学会，”一个名叫西姆布鲁菲尔德的小个子，麻脸男学生羞怯地说，“我不再象年轻时那样幼稚，不加思索地看待自然。即使有时听到人们那种低沉、凄凉的音乐，虽然我有充分的权力去责备并制止它，但现在我也要三思而行。”

他停下来，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上浮现出愉快的笑容。西姆布鲁菲尔德是在背诗，他的最大目标就是一字不漏地背会他所应背诵的段落，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做得不错。除此之外，对于诗的含义，他模模糊糊地知道就行，根本不去认真理解。

他气喘吁吁地吟诵了一阵之后，屋子里一阵沉寂。这时，只听见隔壁房间里，哈格利乌先生——学校里最严厉的训导人员——正在自鸣得意地念拉丁文。西姆布鲁菲尔德期待地望着马西森先生，他正抱着双臂凝视着窗外。西姆布鲁菲尔德这个天真的傻小子，还以为马西森在琢磨表扬他朗诵诗的辞句呢，然而西姆布鲁菲尔德的这个判断错了。因为马西森先生现正陷入某种梦幻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念完了诗句。他中等个头，体格粗壮，走起路来显得很笨重，他不太注意外表，穿着一件过时的运动服，胳膊肘缝着一块皮护垫，灰色的裤子又肥又大。

一阵令人不安的响动声惊醒了他的梦幻，使他又回到了这个教室的现实中来。这个教室面积很大，呈箱子形。四壁的下边满是墨水点和手指印，黑板面坑坑点点，在它的前面放着一张又笨又旧的讲桌；几幅陈旧的毫无生气的风景画挂在黑板上方。教室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粉笔灰。将近二十名男学生在自己的座位上，用各种多少带有破坏性的和无益的方式消磨着课间时间。

马西森这时才发现西姆布鲁菲尔德已经不再吟诗，而是在自鸣得意地注视着他。

“西姆布鲁菲尔德，说说你对这首诗的见解吧！”他说。

“噢，先生！”西姆布鲁菲尔德不敢大声回答。

“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应该怎样看待自然？这个问题你应该回答得很好，西姆布鲁菲尔德。”

教室里发出一阵讥笑声。就听有人说：“这个傻西姆布鲁菲尔德！”

“喂，西姆布鲁菲尔德，我等着听你的回答呢。”

“噢，先生，我答不上来呀，先生。”

“你应该答上来的，好好想想，你不很留意自然是吗？”

“哦，不，先生。”

“对啦，你根本就没注意它，西姆布鲁菲尔德。对你来说，自然就是你生存的基础。”

“是的，先生。我明白了，先生。”

“我很怀疑你是否真的明白了，如果说别的人明白了那倒是可能的。”

教室里一阵喧闹声。

“我明白了，先生。”

“只有象西姆布鲁菲尔德那样的傻瓜才弄不明白咧。”

“先生，正象一个人出去散步，没有注意到周围有树木一样。”

“先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研究华茨华斯的诗呢？”

“安静点！”马西森先生严厉地说。接着教室里鸦雀无声了。“华茨华斯可不那样看待自然。”

“华茨华斯是一个蠢透了的大傻瓜。”有人在下面低低地说了一句。

马西森先生略加思索，想抓住这句话给予反驳，于是说：“那就是说，在华茨华斯看来，自然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基础。”

“先生！”

“嗯？”

“不是说华茨华斯险些在法国革命中掉脑袋吗，先生？”

“革命以后不久，他到了法国——”

“先生，他们为什么把在法国——后来移到英国去呢？”

“为什么在美国则是用电刑杀人呢，先生？”

“在俄国为什么用枪毙人呢，先生？”

又是一阵大声的喧闹。

“你们这帮傻瓜，在俄国他们不是用枪毙人，而是用斧头劈人。”

“先生，一个被绞死的人，在他死后很久，心脏仍继续

跳动，这是真的吗？”

“哎呀，贝格斯豪，你真是个白痴。”

“是啊，你真是个傻瓜，如果他的心脏还在跳动的话，怎么能说他死了呢？”

马西森梆——梆——连敲了几下桌子。

“如果有人未经允许，再随便说话，”他说，“我就把他汇报给舍监。”

这句话立刻见效——不愧是一个恢复秩序的高招。在凯斯楚温福德，如果有谁被告发到舍监那里，那事情就严重了。

“好啦，”马西森先生说，“让我们还是回到眼前这件事上来吧。西姆布鲁菲尔德，你说说华茨华斯这句：‘人类低沉的哀乐’指的是什么？”

“哦，先生，”很明显，西姆布鲁菲尔德对马西森又来自己提问深感不满。“先生，我认为这句话大概是指……您瞧，先生，是指一座山或者是一只鸟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吧……”

西姆布鲁菲尔德吱吱唔唔，不懂装懂，别的学生都在以轻蔑的眼光看着他。然而使他走运的是，没等他把话讲完，校长走进屋来了。

学生们急忙起立，桌子椅子一阵乒乓乱响。校长很少在上课的时间内，走进哪个班的教室。他们一想到近日的所作所为，这种好奇心立刻变成了恐惧感。

“请坐吧，先生们，”校长慈爱地说，“马西森先生，我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当然可以，校长。”马西森说完话，转身冲着学生们说，“接着往下读，一直到我回来。”

他们两个人出了教室，顺着走廊往前走。他们每走一步，木制的走廊地板都发出很大的响声。这座大楼本不是为现在的用场设计的，原设计的是一个精神病收容所，（就是我们平时开玩笑时常说的疯人院）所以光线很暗淡，不过现在的走廊有个优点是比较凉爽。

“*Aequam memento repus in arduis servare mentem*”※ 哈格利乌在隔壁房间里说，“不是‘切记为那段最艰苦的旅程留下一个月的水’的意思，只有象你这样的榆木脑袋，赫乌特，才相信贺瑞斯会说出这种蠢话。”

校长说：“昨天晚上的排练进行得怎么样，马西森？”

“哦……相当不错，校长，我想我们的演出一定错不了。”

“有什么困难和阻力没有？”

“我想没有。”

“哦，”校长似乎在听五年级教室传出来的声音——突然爆发的一阵唠唠叨叨声夹杂着噤噤的口哨声，声音越来越高，他把食指放到下嘴唇的中间部位，倾听着，判断着。

“那位扮演凯瑟琳的姑娘，”他接着说，“你觉得怎么样？”

“她演得很好！”马西森说。

“除了演技之外，她的品格怎么样？”

※ 这是罗马诗人贺瑞斯的一句诗，意思是“困难当头，切记头脑要冷静”。

马西森略略思索一会之后说：“坦率地讲，校长，这姑娘很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

“是啊，很高兴你能肯定这一点。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她排练完节目回到家里的时候，神情惶恐不安，可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搅扰着她。”

“在排练过程中，没见过她有什么反常之处啊，”马西森说，“她当时活泼极了。”

“是啊。听完你的叙述，我的心里轻松些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减轻了我们的责任……。她是不是对哪个男同学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呢，这方面的情况，你了解一些吗？”

“我可能说得不对，但是我总觉得威廉斯——”

“威廉斯？哪个威廉斯，这里叫威廉斯的好多呢。”

“六年级的J·H·威廉斯，校长，他扮演亨利。”

“哦，对了，对了。我最好先去找他谈谈……顺便问一问，你们今天晚上彩排，对吗？”

“对，先生。”

“如果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将进去看看。”校长说。

马西森又重新去完成他那项向五年级学生灌输华茨华斯形而上学理论的任务了。校长则朝门卫办公室走去。在那里，他告诉门卫，中午放学后，立即把J·H·威廉斯招呼到他的办公室去。

恰好在上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前十分钟，威尔斯——那个门卫走进了六年级教室，他发现哀思里奇正在给学生详细讲述鬼神学和巫术。

威尔斯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哀思里奇是个有名的怪人，